

1812

麻

阳

文

史

第四辑



政协麻阳苗族自治县学习文史委员会

麻 阳 文 史

第四辑

政协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八月

2A38/36

政协麻阳苗族自治县委第二届学习文史 委员会名单

分管文史工作副主席：滕建国

顾问：李宜仁 熊家羽

主任：谭宗林

委员：滕明瑞 段虞彪 谭子美 赵鸿贵

《麻阳文史》第四辑编辑工作人员名单

策 划：彭少连 龚宗文 滕建国

编 辑：谭宗林

审 稿：彭少连 滕建国 李宜仁 熊家羽

王子柏 张明高 谭宗林 滕明瑞

段虞彪 赵鸿贵 欧俊聪 欧安照

李昌银 刘隆治 胡天元

终 审：谭子美

史 事 纪 实

- 回忆滇西中日之战…………… 龙绪华口述 欧安照整理(1)
- 我在远征军赴缅与日作战中的所见所闻 ……………
…………… 黄超群讲述 段虞彪整理(3)
- 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的控诉…………… 江志道(8)
- 我所知道麻阳的黄埔同学 …………… 滕建扬(10)
- 回忆舒兴楠烈士投奔“抗大”的前后经过 …………… 刘贤茂(14)
- 中国国民党在麻阳的组织机构及活动 …………… 文史委(17)
- 麻阳县参议会始末 …………… 谭宗林(20)
- 一桩活埋“告花子”惨案 …………… 田代茂(22)
- 近百年来麻阳三次特大洪灾 …………… 田世兴 谭宗林(25)
- 望江楼的倒塌 …………… 刘 诚(27)
- 丘营长围攻官碛的动因及经过 ……………
…………… 黄贵金口述 冯之尚 薛祖芬整理(29)
- 黄希华支队投诚的前前后后 …………… 黄昌斌(32)
- 麻阳的镇反运动 …………… 彭少连收集整理(35)
- 黑龙山抢亲始末 …… 黄秀诚 唐秋芹口述 谭宗林整理(43)
- 夏善元两次抢劫麻阳 …………… 段唐宪(46)
- 晴云乡征粮剿匪片断回忆 …………… 田代茂(52)
- 活捉顽匪聂焕章…… 聂福生 聂毅等口述 谭宗林整理(61)
- 围剿匪首王仕威 …………… 彭少连收集整理(63)
- 我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前后经历 ……………
…………… 姚复国口述 谭宗林整理(67)

我的“右派”生涯	贾友富(70)
大桥江场墟是怎样开设的?	龙永泽(75)
豪侠坪村名的来由	田代舜(77)

经 济 史 话

解放前后的麻阳私营商业	张明高(79)
解放初麻阳县税务局成立时的概况	文跃华(88)
陶家的米粉	张明高(89)
昔日油桐集市——小坡	刘 诚(91)
麻阳大塘的酒曲世家	傅玉龙口述 滕明瑞整理(92)

文 教 沟 沉

麻阳的师范学校	文史委(96)
国立八中初四部在麻阳五年概况	欧俊聪(99)
我在西晃山林校的教学生活	刘隆治(100)
科举时期的锦江书院	欧俊聪(102)
锦和镇小学的前身及其演变	欧俊聪(105)
解放初的速成识字	薛祖芬(110)

人 物 春 秋

入录《湖南军事将领》中的麻阳人	文史委(112)
回忆平江起义	滕代远遗稿(121)
滕代远巧对折服“湘西王”	刘隆治(133)
抗日英雄段虞清	段虞彪(134)
失散红军傅启林	谭宗林(136)
女八路蓝黑英简介	王新青(137)

电影艺术家——苏伯	文史委(138)
钢铁总工程师王子柏	王世浩 王子柏(140)
我国的医药学博士雷兴翰	欧俊聪(148)
教育家向玉楷	江志道(150)
物理天文学家田渠	欧俊聪(152)
花圈牌坊贤达 一门六人及第	李昌银(154)
贵双首富“五科佬”	
郑自好 郑远勤口述 谭宗林整理	(155)

(1941) 卷二

风 俗 风 情

麻阳农历五月十五过端午节的来历	文史委(158)
“余纳会”的来历	滕树胜(159)
罢戈寨的传说	姚复国 谭宗林(160)

历 史 碑 文

舒家村黄丝坪禁赌碑文	谭宗林抄录(162)
十二坎碑文及说明	赵鸿贵拓印抄录(163)

诗 联 箴 语

抗日军士李崇升抒情诗二首	刘诚收录(180)
抗战三周年有感	欧定国(181)
歌颂熊本云烈士	张继斌(181)
张继斌的诗四首	(182)
望江兴叹作挽联	熊家羽(183)
《翰都堂题》醒世可鉴	熊家羽(183)
民间流传的劝世语拾零	熊家羽(184)

乡 士 拾 趣

- (187) 麻阳谭杨二姓字派戏称..... 李昌银(187)
(188) 孙益奇的“波螺”诗..... 孙心田口述 谭宗林整理(188)
(188) 自命高才县长湛恒毅..... 刘 诚(188)
(190) 张樵子改对联..... 李昌银(190)

附 件

- (191) 《麻阳文史》再征稿函..... 文史委(191)

回忆滇西中日之战

龙绪华口述

欧安照整理

我是大桥江乡石垅溪人,小时候家境贫寒,父亲早亡,母亲改嫁,丢下我兄弟二人。为了生活,我十二岁到地主家放牛,十六岁那年,即1940年10月,我跟随舅父舒贵德到洪江撑船,以谋生计。就在这年底,我被洪江的乡公所抓去当壮丁。这样我在国民党部队一干就是八年,当上了一名上等兵。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投诚参加人民解放军,走上了光明大道。值此,纪念抗日战争50年之际,谨将我1944年参加的一次难以忘怀的滇西之战,追记如下,以示对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的同胞的怀念。

1940年底我在洪江被抓去当壮丁后,于次年3月在贵州平坝县正式编入国民党陆军第8军103师570团2营5连当兵。

1942年4月,中国远征军与日军作战失败,远征军第一路司令官罗卓英指挥的第5军、第6军、第66军,大部退回云南边境,继续抵抗日军入侵。1944年春,日军第33军司令官本多正才指挥第53、56等三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大举向滇西进军,占领了腾冲、松山、芒市等地,企图阻止中国远征军再度入缅作战。为了反击日军入侵,我8军于1944年初奉命从昆明出发,日夜兼程,奔赶滇西前线,经过无数个昼夜的急行军,于4月上旬抵达保山县境,稍事休整后,5月10日,中国

军队对日发动总攻击。当时的部署是,以第 20 集团军为右翼,进攻腾冲方向;以第 11 集团军为左翼进攻龙陵、芒市方向。左翼由我 8 军主攻日军盘踞的军事要地松山,我所在的 570 团奉命从侧翼进攻龙陵日军。22 日我军从惠通桥等处全部渡过怒江。我团于 5 月底在团长李振干的率领下,分三路向日军进攻。按照军师部要求,要不惜一切代价死攻龙陵,全歼龙陵守敌。一天凌晨,我团发起了猛攻,但日军凭事先构筑的工事,顽固抵抗。激战数昼夜,始终没能取胜。后来在邱清泉指挥的 200 师等部队支援下,再次发动猛攻,终于将日军打败,大部分日军被消灭,我排在这次战斗中牺牲 16 人,我大腿负伤,排长和副连长阵亡。

滇西战役后,我 8 军为协助中国驻印军打通中印公路便于美国援华物资的运输,我们于 1944 年 11 月分批乘坐美国的五个头、三个头运输机(一架可乘百余人)飞至缅北重镇密支那,配合中国驻印军攻击中印公路沿途的日军。密支那周围多山,中间是一小平原,地形稍有起伏,遍地皆森林,异常荫蔽,四脚蛇和蚊子特别多。我们在密支那都是在野外搭帐篷住,吃的主要是麦粉和饼干。因初到异地,水土不适,我军不少人患痢疾,拉肚子,还病死了一些战友。到密支那后,上级才告诉我们主要任务是防止日军从印度洋增派援军。

1945 年 1 月 16 日,以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军长孙立人)为东路军,新编第 5 军(军长廖跃湘)为西路军,对芒市日军发起总攻击。我军则严密防范日军增派援军。新编 1、5 两军经过四五天的激战,守敌大部被歼,21 日新 1 军 38 师一部与中国远征军第 52 军 116 师一部,在苗西取得联系,继在芒市会师。自此 1500 多公里的中印公路完全打通,美国援华物资运输重获畅通,此后,我们从密支那再次坐飞机返回保山,

在保山休整一段时间后,即转赴昆明地区的宜良县进行整训和补充兵员,等待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口述者系光荣院老人,整理者系退休干部、文史资料员)

我在远征军赴缅与日作战中的所见所闻

台胞黄超群讲述

段虞彪整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1942年3月8日,日军攻陷缅甸首都仰光。当时,英国在欧洲战场上受到法西斯数年的攻击和封锁,使其无力东顾。远东各殖民地留守士卒均非劲敌,战斗力极差。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守军不战而降。英国仅有两艘主力舰,也被日军炸沉于南海。日军大举进攻缅甸之时,英军虽有数万之众,但都已是惊弓之鸟,只顾逃命未予抵抗。这种形势对中国非常不利。缅甸与中国云南接壤,中印公路从缅甸经过。1940年后,广西、云南通往越南的铁路已被日军切断,缅甸被日军占领后,中国对外陆路交通全被切断封锁。蒋介石政府担心美国援华物资无法运送。在美国政府参与,在美国东南亚最高指挥官史迪威主持下,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蒋介石不得不派出中国远征军,阻止日本占领缅甸。

当年日军约五万人进攻缅甸,有四个乙级师团,还有海、空军及特种兵,其气焰十分嚣张。中国远征军以罗卓英、杜聿明为正副司令官,由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的第六军、张轸的第六十六军组成,约十万正规军。战争初期阶段,中、英兵力

1107

两倍于日军,完全可以阻止日军的进攻,但由于远征军组成仓促,事先又无整体作战计划,杜聿明先头部队已入缅月余,而张轸的第六十六军在滇西尚未完全结集。英、美、中三方,虽号称同盟国与同盟军,其实是同床异梦,各有打算,致使指挥失灵,各求自顾,无法有效作战,连遭失利。

作为盟军最高指挥官的史迪威将军,忠实执行罗斯福总统以中国牵制日本陆军的战略,一方面不满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军队作战不力,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给其输血打气,从而发挥更多的牵制作用,还力图使中英军能在缅甸有效抵抗日军,特制定三方军联合作战计划。蒋介石以为有英军配合,守住滇缅路对自己有利,跟着大吹大擂曼德勒大会战。而英国方面的最高统帅亚历山大与参谋长胡敦等,对守住滇西路与大会战丝毫不感兴趣,只想将全部英军及家属和在殖民地所夺得财物带走逃往印度。另外还有两个不利情况,也是中、英、美盟国盟军未料及到,一是日本利用大批间谍冒充佛教、僧侣向缅甸大肆蛊惑,声称大日本国与缅甸都敬奉释迦佛祖,比英国如何如何之好,中国要代替英国的殖民统治等,使得中国远征军除华侨积极支持外,几乎没有缅甸民众的任何帮助,一切给养全靠国内输送;二是日本占领泰国后,秘密派出一师团的兵力及工兵,开向缅甸东北部,抄袭曼德勒后方,直指腊戍,妄想切断南下中国远征军的联系与补给的后路。

中国远征军出国时,士气都很高。杜聿明军二百师戴安澜部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南下,英方答应给二百辆军车运兵,后又借故有困难不肯出车。搭火车亦无足够车皮。尽管如此困难,在缅甸首都仰光陷落的当日,二百师的将士星夜步行驰援,抵达仰光东侧的东瓜地方,接替英军防务。远征军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仍士气振奋,正面抗击日军主攻。中国远征军

在缅甸的第一仗一东瓜攻防战正式打响。

杜聿明二百师万余官兵是五军的中坚。1939年12月曾在广西省宾阳昆仑关战役中击溃日军“钢军”中村正雄旅团以下3000余人，获“宋朝狄青名将”之称。此次战役，日本狂叫要为中村正雄复仇，集中优势兵力猛攻。经过288小的激战，双方死伤严重。五军二百师孤军深入，缺乏后援。罗卓英急派五军廖跃湘二十二师驰援左翼，行至棠吉，遭日军阻截，杜聿明请求史迪威电告近处英军支援。亚历山大托故不予理会。眼看形势危殆，杜聿明冒受“军法处置”的危险，只好下令后撤。二百师退至棠吉路上丛林，又遭日军伏击，再次发生激战。亚历山大幸灾乐祸，想不到他的部队退至仁安恙油田，日军一大队跟踪追来，在山头上用山炮日夜向英军阵中轰击。7000英军及其家属以为陷入日军包围圈，急电向盟军司令史迪威呼救。史迪威急找杜聿明。杜聿明大怒道：“他不救我戴安澜部，我能救他么？他十个亚历山大也换不了我一个戴安澜”。史迪威又找罗卓英，并叫嚷要飞重庆见蒋介石。罗卓英假传蒋介石手令，令第六军孙立人的三十八师援救英军。孙立人不了解敌情，赶赴前线，方知日军只有一大队和少数炮兵，无异一个加强营。三十八师仅用一个团的兵力便击退日军。仁安恙中国远征军救出英军。当亚历山大得知日军不足千人围困了7000英军后，他恨不得喊孙立人为“上帝”，忙亲自会晤孙立人，用英语密谈，请求孙立人不要张扬。

到1942年，同泰国入缅万余日军占领了腊戍，眼看所谓曼德勒会战将成为泡影，史迪威飞往重庆见蒋介石，要蒋再派两个军入缅作战。蒋介石对战局既无计划又无决心，见英军又不肯参战，怕自己丧失实力，不肯接受，仍遣原援缅六十六军大部反攻腊戍。而张轸的六十六军因长官扣发军晌，装备

较差,又无足够的交通工具,士气低落,与日军几经接触,即行溃散。曼德勒、密支那亦落入日军手中。自此,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被割裂数处,陷于危机。二百师在突围中,师长戴安澜被流弹击成重伤而亡,后遗体运回昆明。孙立人命三十八军掩护亚历山大英军一同退往印度,二十二师等随后也退往印度。杜聿明率二万多远征军进入野人山,准备绕道回云南。不料野人山全为热带季风原始森林,部队受毒瘴、疟疾、猛兽、大蟒袭击,粮食匮乏,上万名抗日远征军将士送命于异土。待进入国境时仅剩下面黄肌瘦之兵数千人。到1942年底,除新背洋少数地区外,缅甸几乎全为日军占领,中国对外陆路交通唯一的滇缅公路也被切断。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中国远征军的失利,对蒋介石深感失望,认为给了那么多的军援也打不了胜仗。史迪威不止一次讲,中国战场唯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军队,声称要把援华武器分一部分给八路军,并派出一考察团去延安。蒋介石非常恼火,一面大骂英军,一面也讲史迪威的不是。1943年11月18日,中、英、美开罗会议召开,蒋介石与宋美龄自重庆去开罗,飞经印度兰姆,到中国抗日远征军驻地检阅、打气,看到二十二、三十八师全部配备了美式装备,士兵精神抖擞后,非常兴奋。后在开罗会议中形成了“三国共同对日作战……”于12月1日在重庆、华盛顿和伦敦同时发表宣言。

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使中国坚持抗日,需要加强对中国的物资供给,因此急需打通缅滇公路。蒋介石则需要获得更多的美援物资。罗斯福主张中英陆军南北夹击缅甸日军,蒋表示赞同。

蒋介石回国后,空运大批士兵至印度,将二十二、三十八师扩充为新一军和新六军,任命郑洞国为总司令官。1943年

底,缅甸雨季结束后便发起了被称为第二期缅甸战役。这次战役历时十五个月,头七个月在滇缅路两段进行。美军虽只有 2000 多人参加,但新编十航空队也投入了战斗,美国克莱尔·李·陈纳德少将率领的十四航空队全面出动,轰炸怒江西岸、龙陵、芒市,吓得日军不敢露头,尽管日军在缅甸筑构了永久性工事,铺埋大量磁性地雷,都无济于事。日本天皇还下诏:要象钉子一样钉牢死守。中国远征军英勇作战,每进军一段,公路也抢修一段,在谷康河谷、孟拱河谷一带不断攻坚,歼灭日军万余人后收复孟关、孟拱,1944 年 5 月上旬逼近缅甸北部重镇密支那。5 月 11 日,蒋介石又令陈诚、卫立煌率滇西军队强渡怒江,进攻松山、龙陵、腾冲。5 月中旬到 8 月中旬,滇西路东段战斗同样激烈。郑洞国用伞兵突然降落密支那机场,配合地面部队猛攻,激战数十日,密支那日军眼见大势已去,无力抵挡,不少日军夜晚泅渡伊洛瓦底江逃命。8 月 17 日,收复密支那。松山、龙陵一战,日军的工事最为隐密,火力也强,人数也多。中国远征军猛攻二十多天,全歼日军守军,但我军也损失惨重。1945 年初,西段远征军收复八英,东段滇西军收复芒市、畹町、遮放、腊戍、滚弄。到 1 月 12 日,东起云南,西至印度阿萨密省雷多的滇缅公路全线重新打通。

当时我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还是一名小小的指挥官,眼见不少远征军将领与战士在缅甸战场上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经历的艰苦是罕见的,战争的艰苦是可以理解的。但国人很少知道十多万的抗日远征军。在纪念抗战五十周年之时,特记忆当年抗日英儿的壮烈情况奉献给读者。

(整理者系县政协常委)

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的控诉

江志道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公然违反国际公约，使用细菌武器，施放细菌，给中国军民造成很大伤亡。我就是日军施放细菌受害的幸存者。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举国上下载歌载舞的欢乐声中，我们的学校——湖南省立第四中学，由泸溪又迁回常德市西门玛瑙巷原址。

9月1日，我赶到学校报到。一到常德，我的心不禁一块块的碎了，只见残垣断壁彼彼皆是，烂砖碎瓦成堆成山。当时，全市动员正在修复房屋和街道，不时地在瓦堆里翻出几具尸体，臭气熏天，目不忍睹。走进学校更惨，高楼只剩下断墙，平房成了废墟。我们学校就简就烂还容不下六七百师生，还借用了隔壁四维女中的校舍。因为四维女中是私立学校，当时无法开学，同学们无不咬牙切齿，我初中小一点的同学不约而同地跑到街上用石头打还没有走完的日本降兵。

没过几天，同学中间有的害起病来了，麻阳老乡高中部的同学象兄长一样告诫我们：日本放有细菌，要注意卫生。我很紧张，十分戒备，悄悄祈求祖宗保佑。一周过去，麻阳十几个同学中黄秀锦（兰里人）得病了，我到看他时，已经不能说话了。二周末到，我腹胀腹痛，一痛就要大便，泻的是黑红色的水，一次就厕半杯，不到三天，我完全不能自理了，饭要老乡喂，大便要老乡抬着去厕所。

同乡们急了,安排了几个大的同乡同学租车把我拉到市东门外美国佬办的广德医院去住院治疗。检查过后,医生头象拨浪鼓一样,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不行了,无药可救了。”同学们急得快哭了,求医生行个好,让我住下来治疗,可美国佬说什么也不行,只催我们快走。

同学们没精打采地出了医院,认为横竖是死定了,于是大家绕城墙回校。途中,他们看见湖中鱼多,他们捉鱼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城墙上。我什么也不管,闭着眼睛等死。

他们正捉得起劲时,一位好心的农民路过我身旁,看见我那副样子,便问我是什么病,我把情况说了以后,他气极了,骂道:“妈的,这是日本鬼子放的细菌造成的,前些日子我们也有人害过这号病。”他立即喊回我的同学,告诉他们有一种草药可治此病:用峨嵋豆荚花捣烂调米汤兑红糖空服。

同学们鱼也不要了,分成两路,一路人拉车,一路人找药,老天有眼,到学校一服药,病就减去了一半,两天后,果然制住下泻。病虽好了,但人始终动弹不得,同学们又把我拉去广德医院。医生很惊奇,问我吃什么药好的,同学们只付之一笑。医生告诉我吃点猪肝就行了,后来我吃了五六天猪肝,我全能站立起来了,这时老乡们告诉我,黄秀锦同学死了。

由于打击太大,我全身浮肿,休学回家半年才愈。

(作者系退休教师、原政协委员)

我所知道麻阳的黄埔同学、

滕建扬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建校于1924年5月,同年6月16日正式开学。当时,黄埔军校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选择在广州黄埔岛长洲市。后因地而得名,简称“黄埔军校”。当时军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中正,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戴季陶(任职不久由周恩来接任)。其建校宗旨是“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校址后因日寇侵我中华,曾三易其地,分为“黄埔时期”、“南京时期”、“成都时期”,大陆共办了二十三期。1949年国民党退到台湾,1950年8月在台湾凤山复校,继续招收二十四期学员,至今已办到六十三期。因黄埔凤山源出一脉,也可以说“凤山时期”。

黄埔军校因战时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建立9个分校和特训班、高教班、战干团、以及其它各兵学校代训毕业生,至解放前夕在大陆毕业约30万人。目前,黄埔同学散居在30多个国家与地区。因“天下黄埔是一家”,统称“黄埔同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黄埔师生的政治面貌得到恢复,由邓小平、聂荣臻、徐向前等中央领导倡议,经中央批准,于198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之际,在北京正式成立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其宗旨是“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当时